

秋風夜雨憶玉承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回憶與隨想文叢

新鳳霞回憶錄

丁聰 黃黑蠻插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一九八二年·香港

新鳳霞回憶錄

作　　者　　名

新鳳霞

責　　任　編　輯

常君實 劍虹

封　　面　設　　計

丁聰

封　　扉　插　圖

新鳳霞之女吳雙八歲作

封　　扉　刻　章

新鳳霞之子吳鋼 李駱公

封　　面　題　字

吳祖光

出版發行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ong Kong Branch)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 Kong.

印　　刷

中華商務聯合印刷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版　　次

一九八〇年八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一九八二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定　　價

港幣十八元

國際書號

ISBN 962-04-0073-9



— 9.5.4





新鳳霞（一九七九年攝）

齊白石

秋蟬楓葉

祖光鳳愛兒女同寶士辰七月
五日拜見九十一歲老親題記



齊白石 玉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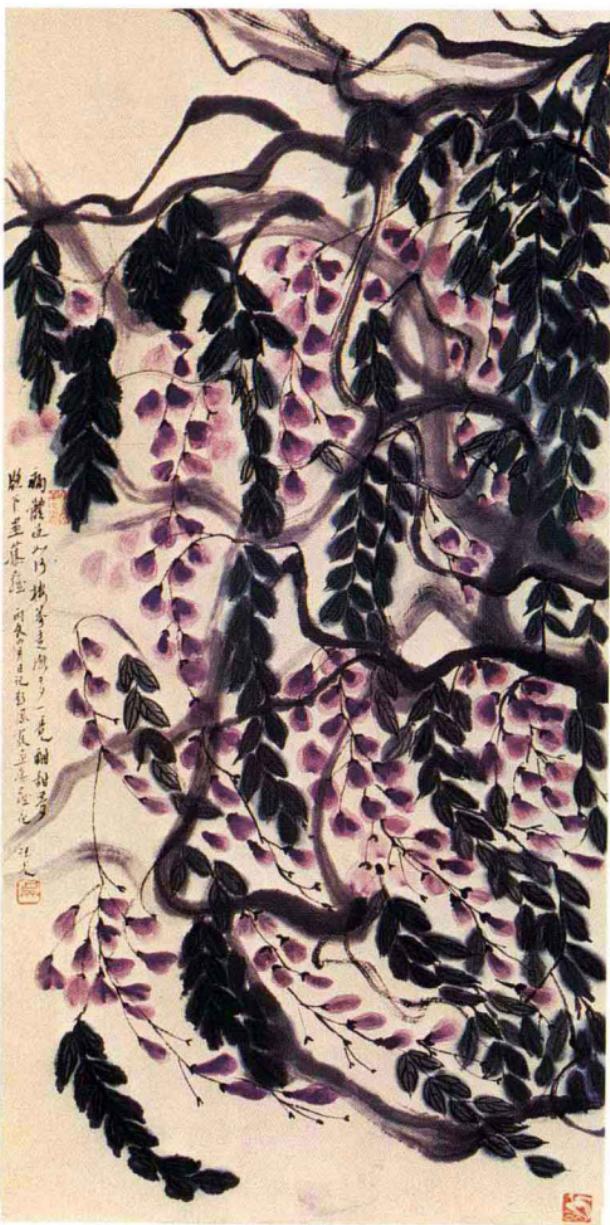
為祖光畫鳳霞

·九三葉淺予



葉淺予畫鳳霞演《花爲媒》飾張五可

新鳳霞一九七六年畫紫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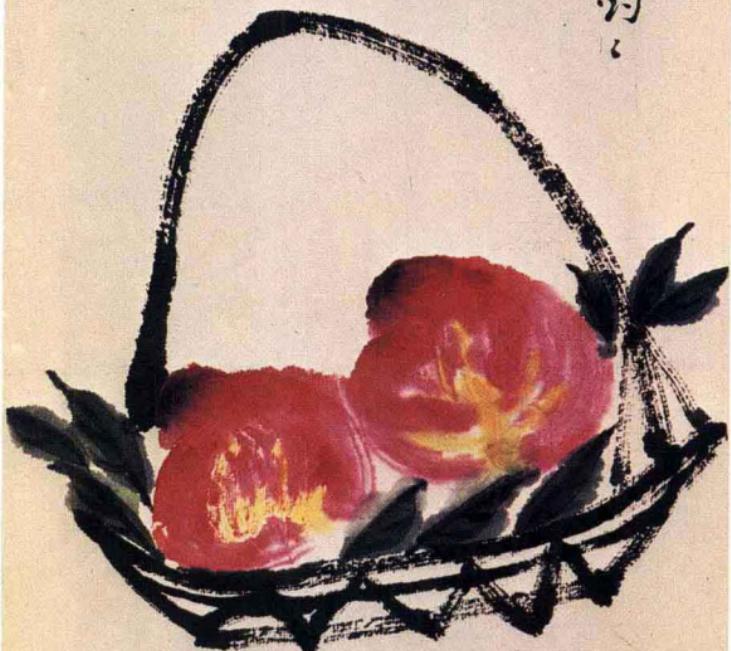


再花亦約
结实更
進

己未年
新鳳霞

畫桃

祖光



新鳳霞一九七九年畫桃

新鳳霞一九八〇年畫南瓜



新鳳霞一九八〇年畫梅花



美在天真

艾青

——讀《新鳳霞回憶錄》

一

最近讀到鳳霞的一些文章，我好像從一大堆凌亂的舊書裏，忽然發現一個貼照簿，裏面貼滿了舊藝人和他（她）們舞台生活的照片。這個貼照簿向我展開了對我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，我好像聽到鳳霞坐在身旁和我們聊天，她以平靜的心情在回憶往事，想起什麼說什麼，像一條小溪慢慢地流着，永遠也流不完。

這些文章，有的記錄了鳳霞自己小時候的生活經歷，有的是和她同一時代的老藝人的悲慘遭遇，幾乎篇篇都是血淚史和對舊社會的控訴。

鳳霞在《搖錢樹》裏，對舊社會的藝人概括地說了沉痛的話：

「誰能知道當年的女演員遭受的苦難有多少？常言說：『生在江湖內，都是薄命人』，有多少好演員、紅演員落得悲慘的下場！」

「……常有人說：『幹你們這行多好哇，穿紅着綠，滿頭珠翠，多麼風流哇！生活得多麼豐富多彩呀！』這一些好心的外行人哪裏知道我們的苦處？」

她在《拜師難》裏，簡略地寫了自己的身世。

她的父親，是一個賣冰糖葫蘆的，她的母親是一個生了四五個孩子的家庭婦女；鳳霞在孩子們裏面是老大，童年從十二三歲開始學藝，成了「磕頭蟲」，先後拜了幾個師傅，歷盡了艱辛。

在《開市大吉》裏，寫了她穿的衣服都是麵口袋染了色縫的，冬天作棉衣，秋天抽掉棉花是夾衣，夏天又抽下一層作單衣；大孩穿了給二孩，一直傳到最小的。

破到不能穿了，拿破布打袼褙做鞋。

『找點活』裏，寫她拾煤核；到毛紡廠當小工、分綫頭、掃地。當小工也得早去排隊，工頭在每人背上畫號碼；遇到下大雨，怕號碼被雨沖掉，寧可淋着雨把衣服脫下來——爲的保住那個號碼。病了，發高燒也得去幹活，晚上還得上台唱戲。

在『練出藝術魅力』裏，寫了她勤學苦練、刻苦鑽研，從扮演一系列配角，終於演上了主角。

成了正式演員之後，所遇到的磨難更是層出不窮的。

在『蘇三打狗』裏，寫的是國民黨傷兵帶了一隻大狗上台搗亂，演蘇三的鳳霞不得不揮舞起魚枷和狗展開了一場惡鬥。

在『「神牛」的災難』裏，寫的是牛郎織女，她扮牛郎，牽了一頭繫着五色彩球的真牛上台。演完了，阿訇到後台要向「神牛」討個吉利，看了很高興，不料有誰存心害她，在牛角上掛了一對豬蹄，這可闖了大禍了，被人家上來揪住她的辮子打她。討饒結果，罰她請兩桌客，「搭」十天桌，白唱十天戲，還要她牽着牛上

街示衆。

二

鳳霞充滿同情心，記述了舊社會老藝人們的悲涼的生活。

『「兩大塊」』裏，寫評劇演員一代名優金靈芝、曲藝演員有名的金嗓子高五姑，最後都落得大雪天死在天津的三不管地區。

『手絹的風波』裏，寫一個男演員張俊生，是個藝術家，抽白麵，窮極潦倒，妻子也離婚了，晚上睡草堆，餓得在街上搶年糕；偷吃貼海報的漿糊；趴在地上撿烟頭；不知挨了多少次毒打。最後連鳳霞演戲用的手絹也被他偷了，鳳霞苦苦哀求而且給了他幾毛錢才還她，他拿了錢又去抽白麵了……

『大破台——「打鬼」』裏，寫財主把一個學唱戲的女孩子「小黃瓜」逼得在廁所吊死了。

『搖錢樹』裏，寫鳳霞小時最早搭班的女演員郭大姐，「人長得漂亮，嗓子

好，是個文武全才的好演員」。她喜歡一個青年人，儘管他們感情很深，却不能結婚。因為父母把郭大姐當做搖錢樹，看管很嚴。有一次由鳳霞陪着，偷偷地去看那青年。

「……他們見面，那個青年臉色青黃，非常難看。他們在東浮橋下談心，郭大姐叫我背向着他們，還得站得遠遠的。我像個傻瓜似的在爲他們兩個望風……」

「……那個青年要求她跟他逃走……她拿不定主意。當時我也没有給她想什麼好主意，我說：『你可別跟他跑。女孩子跟男人跑，這是多麼丟人的事呀！……』」

「郭大姐也知道這不可能……『他養不活我呀！我難過的是看見他就可憐他，不看見他可想他，怎麼辦呀？』她哭的說不出話來了。……」

鳳霞當時才十幾歲，看她哭得可憐，就說：「要是真跟他好，就別這麼三心二